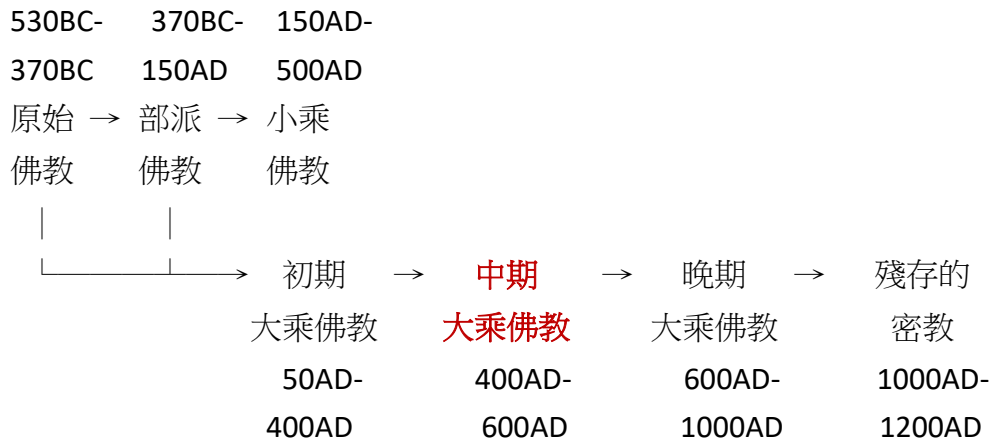


佛教法相學會主辦

佛學進修班

講者：吳潔珠

甲、印度佛教各時期簡表



● 大乘佛教的派別

唐・義淨（西元六三五～七一三年），《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曾說：

「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不行斯事，號之為小。

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

這是義淨到印度參訪時，對當時（第七世紀）印度之佛教的描述。描述中，首先說到印度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不同，在於大乘佛教的信眾研讀大乘的經典（這是必然的），而且禮敬菩薩；相反地，小乘佛教的信眾，則不讀大乘經也不禮敬菩薩。

其次，義淨更進一步指出，當時的印度大乘佛教共有兩個大派別：一是中觀派（Madhyamika），另一則是瑜伽行派（Yogacara-vada）。

乙、**中期大乘佛教** (公元後 400 – 600 年)

一、**大乘**經典的新傾向

由**龍樹**曾作一番綜合的**大乘佛教**，隨著教理的進展，而更有新經典製作的需要。在二至四世紀，除了對《般若經》與《華嚴經》的增廣或集成之外，完全說新教理的各種經典也出現了。

其大體上的特色，相對於如《中論》將重點置於諸法的考察上的態度，新經典之傾向則立足於前所確立的**空思想**，又以此而為主體之側的問題，將主眼置於心的本質之究明上，這可以視為《華嚴經》**唯心思想**的繼承與展開。同時並發展了該經的**法身思想**與淨土教的**佛陀觀**合起來，完成了法、報、應**三身說**，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兩個問題即**佛陀觀**與實踐的主體——衆生心的問題，相互糾纏而產生了兩種思想。一種是從與佛共通的理想面來考察心，此即**如來藏說**；另一種是從現實的機能上分析心，此即**唯識說**。前者的系統有《如來藏經》、《勝鬘經》、《涅槃經》等；後者的代表典籍是《解深密經》。

兩系統都陸續地著作論書，而將其組織化。但是經典本身也顯著地論書化，除了一部分之外，**大乘初期經典**所具有的文學性的喪失，也許可視為此時代之新傾向之一。

二、**瑜伽行派**的成立

於四、五世紀的時候開始，大乘佛教依據**龍樹**所教的理論，逐漸構成精密的教義體系，此學派即是**瑜伽行派**。**瑜伽行派**一成立，與它對立並標榜**龍樹**正系的**中觀派**也跟著興起；兩者並為大乘佛教的兩大學派。

瑜伽行，梵文稱為 (Yoga-ācāra)，「**瑜伽**」是 Yoga 的音譯。Yoga 一語廣為印度宗教界所使用，並不只限於佛教。它指別稱為**禪定**（靜慮、三昧）的精神統一、觀想的修行。Ācāra 是「**行**」的意思，所以 Yoga-ācāra 意指從事**瑜伽**修行者的學派。

由此可知：此學派是以**瑜伽行**做為的實踐的根本課題。**瑜伽**不單指個人生活中觀想的修養，而廣指包含社會實踐的一般宗教行為。它用做大乘的學派名，藉以表示菩薩行的組織化實踐之意。所謂「**瑜伽**」(yoga)，本來是「**連結**」字義，引伸為「將**心連結**於**一境**」（精神集中）之修行。這本來是印度各宗教共通的實踐方法之一，然而，在大乘佛教中，特別稱**彌勒**（Maitreya）、**無著**（Asaṅga）系統的學派為「**瑜伽行派**」以別於**龍樹**（Nāgārjuna）、**提婆**系統之「**中觀派**」，這應該有特殊意義。

瑜伽行派的別名是**唯識學派**(Vijñāna-vāda)，這是因為此學派立**唯識說**這種獨有的學說而得名。**唯識**是梵語 Vijñāpti-mātra 的譯語；Vijñāpti 是「**識**」，mātra 是「**唯**」。

Vijñāpti（**識**）是意指**心**發揮**見、聞、覺、知**等的認識作用，現出於對象世界時的狀態的語詞，萬物純粹是那樣的狀態；因此不可認為它們實存於**心外**，這種主張即是**唯識說**。**識**的原語也可用 Vijñāna，此是與 Vijñāpti 對立的語詞，意指**心**識別對象的作用，或作用的本體。由於此 Vijñāna 的作用，對象界的諸物才會出現為 Vijñāpti。

瑜伽行派主張這種學說，此與**瑜伽**的實踐有不可分的關係。**瑜伽**是藉精神統一，把對象世界當作心中之物，而加以觀察的；以如是使**心**脫離**對象的束縛**，進而使對象完全受主觀的支配為目的，因此必然造成**唯識說**——主觀主義的觀念——成立的結果。

三、唯識說的興起

佛教小史

如果籠統且大致地說，那麼佛教可以說是依照**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這樣順序發展的。

- 這當中，所謂**原始佛教**，是指教的創立者**喬達摩佛陀**(Gotama Buddha)在世時或去世後數十年的佛教，也就是**佛陀**自己直接宣說的教理，以及依據他的教理而成立的信仰集團。從某種意義上說，**原始佛教**可以說是**佛教**的**原始**形態的總稱。

某個集團的開山祖師愈是偉大的思想家，後繼者之間在解釋他的深遠思想時，反而愈容易產生意見上的對立。這種情形，不管什麼時代，都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佛教也不例外。

佛陀去逝百年後，在**原始佛教**的僧團中，關於所謂的「十事」(根據北傳的《異部宗輪論》，則是「大天五事」)，發生激烈的爭論，結果僧團分裂成保守的「上座部」(Theravāda)和激進的「大眾部」(Mahāsaṅghika)，這稱為「根本分裂」。

- 其後，上座部與大眾部各各重複分裂，全部共有十八個**部派**成立。相對於**根本分裂**，這稱為「枝末分裂」。通常將**根本分裂**的兩部(上座部和大眾部)與**枝末分裂**的十八部合起來，習慣稱為「**小乘**二十部」。而且把這樣許多**部派**對立的時代的佛教叫做「**部派佛教**」或「**小乘佛教**」。

小乘(Hīna-yāna)是「小型車輛」的意思，這是後來**大乘**(Mahā-yāna)的人非難**部派**的人而取的貶稱。據說**部派**的分裂大致在西元前一百年左右結束。

這些部派所關心的，主要是在對佛陀所說的教理(dhar-ma 法)做嚴密的研究和解釋。可以說是用許多難解的術語將佛陀簡要的教說加以整理、分類，並進一步在內容上做一番發展和解釋。他們所製作的文獻總稱因為“Abhidharma”(音譯為阿毘達磨或阿毘曇，也意譯為對法)，相當於經、律、論三藏中的論藏。

宗教中煩瑣的學術性考究，勢必孕育著脫離本來所定目標的危險。部派佛教的人在拘泥於教理的煩瑣研究之餘，忘掉解脫、涅槃之道，尤其是「一切眾生的救渡」這個佛教本來的目的，而落入只專心從事以自己個人的解脫為目的的修行，或帶有宗派色彩的教理研究。

- 從這個時期，亦即西元前起，一個以在家人為中心的新宗教運動勃興了。它是對部派佛教那種傾向的反動：不先以自己的解脫而先以他人的解脫、救渡為目的，這就是「大乘佛教」。

在思想上，大乘佛教大致可分成兩類，即：

依據《般若經》的「空思想」和依據《解深密經》等的「唯識思想」。

就宗派名來說，前者是「中觀派」(Mādhyamika)，而後者是「瑜伽行派」(Yogacāra)。現就這後者，即瑜伽行派，以及它的思想加以解說。

瑜伽行派的唯識思想，雖然根本上是沿襲般若的空思想，但企圖藉著在某個意義下承認「識」這個存在，以修正空思想的虛無面。而它的教理架構，可以說原封不動地繼承以往的阿毘達磨思想，並進而把它組織成唯識思想。因此從教理上看，唯識思想是最高度發展的佛教思想。

由於**唯識思想**的完成，佛教思想在本質上停止發展。在印度，它以後展開的思想有「**密教**」(tantra 怛特羅)，但這個教派逐漸與民間的土著信仰緊密地結連起來，而具有卑俗的層面，因此在內容上含有墮落的成分。再加上伊斯蘭教的迫害日漸嚴重，於是佛教終於在西元十三世紀的前半期完全從印度消失。

四、唯識思想為何興起

玄奘所譯的**最勝子等**諸菩薩造《瑜伽師地論釋》(《大正藏》三〇，No.一五八〇)之中，有一段簡潔地說明**唯識思想興起**的因緣。

這篇文章說：

佛陀去世後，弟子之間發生意見的對立，許多**部派**競立，互相抗爭，但他們大多執著「**有見**」——主張事物存在的見解。因此，**龍樹**從**大乘無相空教**的立造作《中論》等，宣唱空的思想；**提婆**更造《百論》等，把那個空思想向世間弘揚。然而，世人因而落入「**空見**」——主張事物完全不存在的見解。職是之故，**無著**修禪定，得大神通力，服侍**彌勒**，懇請**彌勒**說示**瑜伽唯識**的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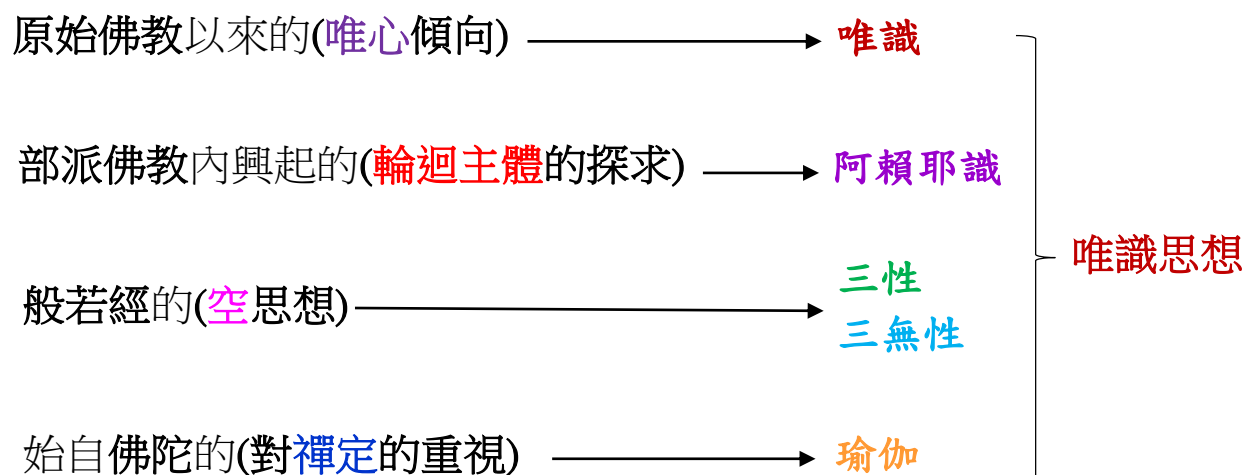
這一段簡潔地敘述從**部派佛教**到中觀派、進而到唯識派的展開。

- **部派佛教**的**有見**以「說一切有部」(Saravāsti-vāda)——部派佛教中的一派——的思想為代表。從這一個部派的名稱也可看出：它承認宇宙萬物各有它們自己的存在性，亦即：它把宇宙萬物分成七十五類，並認為它們——都是實際存有的(dvavya-sad)。
- 依據《般若經》的「**空**」思想的中觀派，和這一個部派的思想剛好相反：它徹底地否定一切事物、事象的存在性。在理論上將這個空思想加以組織完成的是**龍樹**(Nāgārjuna，大約 150-250 年)。他的主要著作是《中論》(《大正藏》三〇，No.一五六四)和《大智度論》(《大正藏》二五，No.一五〇九)。

「空」的本質，正如《中論》中著名的「八不中道」(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所代表的那樣，在於「中道」。它絕對真理被說為「諸法實相」、「真空妙有」；它是在否定所有事物時所顯現出來的肯定的真實在。

然而，縱使本質上是這樣，但在表現的方式上，以所有的存在(一切諸法)為空(sūnya)、無自性(niḥsvabhāva)而加以否定的立場，充分地蘊含有一步差錯就會陷入虛無主義的危險。事實上，當時有許多人對中觀思想就抱持那樣的誤解。

- 唯識思想就是以這種時代潮流為背景，想要修正它而興起的。
唯識說成立的諸種因素，或許想要修正虛無主義(空見)的運動，確實是唯識思想。



五、瑜伽師與唯識思想

大乘佛教的思想系譜，吾人大致已經清楚，但是其教團的性格，今人仍不甚了了。其中，具有獨特思想，而自有特色的一團，是比較早期形成而被稱為**瑜伽師**(yogaca-ra，**瑜伽行者**)的一群。所謂**瑜伽師**，是以**禪觀**的實踐為主的比丘，與阿毘達磨論師並列。

有部等也有此一系統，這可以由《修行道地經》或《達摩多羅禪經》等推測得知(此兩種經皆以 yogacarabhumi 為原名)，或許在各種三昧經典之中，有幾種是由同一系統的人所造成的也說不定。也許是與此**有部**的**瑜伽師**有關係的一群之中，特別接近《華嚴經》，而以其唯心觀的體驗為實踐目標之人，編出了所謂**唯識觀**的獨特觀法，將其內觀理論化的結果，而造成了心的本質為阿賴耶識(alayavijiana，阿黎耶識)的**唯識說**。作為其理論典據的有《解深密經》，將實踐的體系加以組織化的是《瑜伽師地論》(原名與《修行道地經》等同)。

- ◆ 《解深密經》(Sandhinirmocana) 以般若的空思想為密意，以闡述此密意的該經思想為了義(nitārtha)、為最後法輪、而以為前此的教說為未了義(neyartha)。

其了義說，具體地說來，是指對龍樹所說的一切法無自性義的解說，分為遍計所執(parikalpita)、依他起(paratantra)、圓成實(parinispāna)三性。

第一種是凡夫的迷執所成立之相，
第二種為由迷執而成立的基本——緣起性，
第三種為從正覺面所觀察的諸法實相，
此三性究極無自性。

又說，由此三性顯現的諸法，是有關心之動態的問題，依他起性即緣起，即衆生之心，此爲顯現遍計所執的種子，稱之爲阿賴耶識或者阿黎耶識，這是輪迴的主體。同時說，除此心則無開悟的基石。這種說法，曾受有部、經量部等發達的心識說極深的影響。

◆ 《瑜伽師地論》將《華嚴經》的十地說加以推展，由聲聞、緣覺、菩薩三乘的階位(地)立其綱領，全部共有十七地。地的區別係依種姓(gotra)而有差別，所以將此歸納爲五姓各別說，成爲前述如來藏說的對立思想。

十七地之中，「菩薩地」(Bodhisattvabhumi)最爲重要，在此表示了大乘瑜伽師之特色。這是原來獨立的書，古時被視爲經(《菩薩地持經》、《菩薩善戒經》)。此論的現形，有關十七地的部分爲〈本事分〉，末後加上〈攝決擇分〉以下四分。該書引用《解深密經》解說阿賴耶識及其他唯識說的重要教理，其成立較遲。

六、唯識說的體系化

《瑜伽師地論》據推想爲彌勒(Maitreya)所作。他是無著(Asanga)之師，當係以中印度阿踰陀爲根據地而活躍的人物。他是瑜伽師之一，其將向來的瑜伽師學說集大成爲《瑜伽師地論》，也是可推想而知的。但是，關於其實在性，因爲與當來佛的彌勒菩薩相混同，因此，尚有疑問。

被推定爲彌勒所撰的書，除此之外有：

- 1) 《大乘莊嚴經論》(Mahiyina-sutralankara)；
- 2) 《中邊分別論》(Madhyantavibhiga)；
- 3) 《法法性分別論》(Dharmadharmatāvibhāga)；
- 4) 《現觀莊嚴論》(Abhisamayalankara)；
- 5) 《金剛般若經釋論》七十頌(Karika-saptati)，依西藏所傳，則《寶性論》(本頌)也包括在內(皆韻文)。

此中，在**唯識說**占有重要性的是(1)至(3)諸書，

(1)爲整理《菩薩地》的要點，總括大乘經的特質；

(2)、(3)爲法的本質論，皆以**三性說**爲基礎而解說空，**如來藏說**也被採入。

介紹**彌勒**學說，且將**唯識說**組織體系化的是**無著**與其弟**世親**。他們出身於犍陀羅的首都布路沙布邏。據說出家後較早皈依大乘的**無著**，將著作《俱舍論》後正在活躍的弟弟(**世親**)引入大乘。

無著祖述師說，並且撰《攝大乘論》，基於**唯識說**以確立大乘的實踐體系。以《大乘阿毘達磨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分類整理《瑜伽師地論》以來所使用的**唯識說**用語。

《攝大乘論》是依據《大乘阿毘達磨經》與《大乘莊嚴經論》的書，全體可分十章(十相)，以初三相說阿賴耶識、三性、唯識觀。次五相爲六波羅密、十地、大乘三學等修行論，最後二相論得果的轉依、無住處涅槃，以及佛智作用的自性、受用、變化三身。轉依是轉識得智，表現解脫的**唯識說**術語。其他《順中論》(《中論·緣起品》的解釋)、《顯揚聖教論》、《六門教授習定論》等亦爲他所著。

世親轉向大乘之後，註釋**彌勒**與**無著**的著作宣揚**唯識說**，晚年自著**唯識說**的綱要書《唯識二十論》(Vimśatika，頌與釋)、《唯識三十頌》(Trimsika)。前者論破佛教內外諸異說，以揭出唯識(vijñaptimatra)外境非存在之看法。後者，以前半說從阿賴耶識轉變(Parinama)諸法的次第，最後說及入唯識觀轉依的實踐次第。

他另著有《三性論》，比**三性說**較爲著重識的轉變，是**世親**學說的特徵。後來的**唯識說**專以註釋《三十頌》爲主。他更著有《大乘百法明門論》與《大乘五蘊論》以整理**唯識說**的法相，此外，又著有《法華經》、《十地經》、《無量壽經》、《金剛經》等大乘經典的註釋。又著《成業論》等，其活動兼有大小乘之各方面。

無著與世親的後繼者，依舊來的傳說，稱為**瑜伽行派**(Yogacara)，同時，依其學說也被稱為**唯識論者**(Vijñānavadin)。

無著和世親兩兄弟所開創出來的**瑜伽行派**，和**中觀派**一樣，也是有大乘經典作為它的理論根據。唐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卷一本，即曾列舉六部影響**瑜伽行派**之思想的經典：

- 1)《華嚴經》、2)《解深密經》、3)《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
- 4)《阿毘達磨大乘經》、5)《入楞伽經》、6)《厚嚴經》。

其中，特別是第2和第4，乃是**瑜伽行派**所依據的**根本經典**。

可惜，第4之《阿毘達磨大乘經》並沒有譯成中文；但是，無著曾經根據這一部經典而加以發揮，寫成了他那有名的《**攝大乘論**》。

其次，**中期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論書**，重要的有以下幾種：

- 1)《**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傳說是未來佛——彌勒菩薩所說、無著所記錄，唐玄奘譯
- 2)《**攝大乘論**》無著造，它有許多不同的譯本：魏佛陀扇多、陳真諦、唐玄奘
- 3—5)《**唯識三十頌**》一卷、《**唯識二十論**》一卷、《**辨中邊論**》三卷，世親造，唐玄奘譯
- 6)《**佛性論**》四卷，天親造，陳真諦譯
- 7)《**大乘百法明門論**》一卷，世親造，唐玄奘譯

以上這些**瑜伽行派**的**經典和論書**，到底說些什麼內容呢？

無疑地，那是：「**外無內有，事皆唯識**」。亦即**瑜伽行派**主張：外在的事物都是我人之微細心識——**阿賴耶識**，所**轉變**出來的幻像；其中除了**阿賴耶識**本身是真實存在之外，其他事物都沒有真實的本質。這一說法即是所謂的「**唯識**」(唯有**阿賴耶識**)，亦即是上文所說的「**外(物)無、內(識)有**」的理論。而且，相對於**中觀派**的被稱為「**空宗**」，**瑜伽行派**則被稱為「**有宗**」。

七、瑜伽行派思想的獨特性

三性三無性、阿賴耶識緣起、唯識說

- a) 瑜伽行學派發展到《解深密經》與《瑜伽師地論》時，此派思想的雛形基本上已經完成。
- b) 彌勒、無著、世親所弘揚的瑜伽行派思想，是繼承了《阿含經》、部派的阿毘達磨思想、般若、中觀等精神發展而來。
- 1) 《瑜伽師地論》中把整部《雜阿含經》加以解釋，反映此派與部派中的說一切有部及原始佛教的密切關係。
 - 2) 所用的名相多取自部派的《阿毘達磨》和《般若經》等，可見其意圖把整個佛教（阿含至中觀）統攝在瑜伽行學派的理論中。
 - 3) 瑜伽實踐的探討，如《瑜伽師地論》「聲聞地」的思想是總結部派以來的瑜伽師及有關禪觀的理論，並將由此發展出來的新觀點組織成「菩薩地」。
 - 4) 以三性三無性的思想發展龍樹的二諦，在緣起的存在之中分析出空無的遍計和假有的依他起。
- c) 創立阿賴耶識緣起學說解決了佛教有關輪迴業報的主體問題。
- d) 建立第七末那識透徹地解說我、法二執的構成與本質。
- e) 由禪觀中體察的「唯識」擴展成「萬法唯識」。

八、瑜伽行派在業力理論上的承繼與開創

A) 安立業力的承擔者

部派時期的施設尚未圓滿

- 1) 犢子部的『補特伽羅』。
- 2) 化地部立有『色、心功能的窮生死蘊』。
- 3) 南傳上座部立『有分識』——後為阿賴耶識異名。
- 4) 大眾部立『根本識』——後為阿賴耶識異名。

B) 自作自受與業力延續的理論

a) 業力的延續與自作自受的問題上：

- 1) 說一切有部的『無表業』或『無表色』是『三世實有』。

- 2) 經量部所立的『色、心互持種子』的理論。

b) 部派佛教在業力思想上的局限：

- 1) 『無表業』或『無表色』在無色界時如何於後時再存在。

- 2) 『色、心互持種子』說不能自圓。

心法乃由心相續、色根相續二種而生；即二種生一果，世間不見如此。

- 3) 業力承擔者不能於任何時間皆能存在相續。

c) 瑜伽行派了義的施設 —— 阿賴耶識

- 1) 阿賴耶識意譯為「藏識」有能藏、所藏、執藏三義。
- 2) 無覆無記性的阿賴耶識，能為善、惡、無記等一切法的種子所依處。
- 3) 阿賴耶識無始以來，一類相續，恆時現起，而無間斷，故能為業力的保存者與承擔者。
- 4) 依熏習的理論，故一切行皆於阿賴耶識中遺留印象，成為後時生命的影響力。
- 5) 識轉變的意義
精神與物質的存在都是由識的活動所顯現出來的。
 - a) 識轉變的內容包括三種過程：
 - ① 第八阿賴耶識所藏前七識的種子遇到適當的條件而生起前七識的諸法的過程。(種子生現行)
 - ② 現行前七識的諸法於才生即滅的剎那熏習其自種子於第八識中的過程。(現行熏生種子)
 - ③ 第八識內所藏的種子未有適合的條件而引生下剎那的自子。(種子生種子)
 - b) 此三種過程有循環連續的關係，絕對不能獨立開來存在，是無始無終地活動著。
 - c) 第八識與前七識的現行是相互為因果的。

d)說明二執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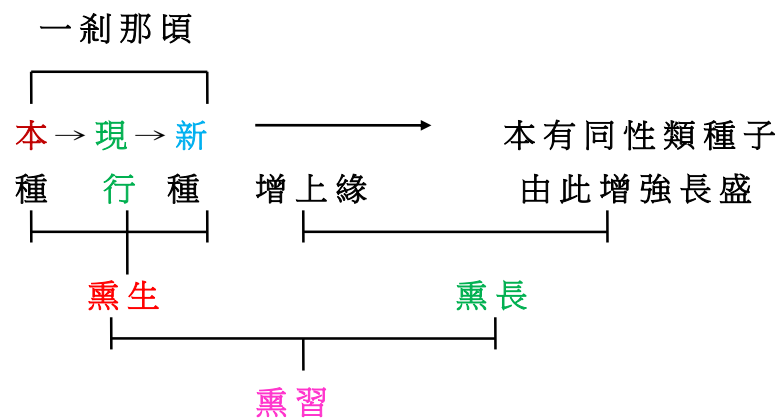
- ①**末那識**的本質是以**阿賴耶識**為依根而生起對**阿賴耶識見分**的顛倒認識作用，由此產生自內我的觀念。
- ②依**第七末那識**說明二執的根源。
- ③**第七末那識**常與(我癡、我慢、我愛、我見)四種煩惱起活動。
- ④輪迴的迷惘世界就是由**第七末那識**的執著為其根源。

e)**熏習**的意義

- ①**熏習**的語義 —— **熏**是擊發；
習是數數、屢屢。
- ②**熏習**所包含的意思：
 - a)由**前七識**起活動產生見、聞、覺、知等認知，形成經驗，在心理上遺留印象、痕跡，積累沉澱於**第八識**中，成為以後認識的依據，並由此產生再認識的功能、作用。
這種認識過程中經驗的積累，並儲藏在**阿賴耶識**裏面，叫做「**熏習**」。
 - b)**前七識聚**的心、心所產生現行時，其勢用強盛者，則於生起的剎那，將其不斷的餘勢植於**第八識自體分**中，而形成新的種子（**熏生**），並且能使本有種子受到刺激而增長力量（**熏長**），便名為「**熏習**」。

熏生—由現行七轉識**熏習**的原故，令第八識自體分內熏成新種子，名為「**熏生**」。

熏長—由現行七轉識**熏習**的原故，令第八識自體分內同善惡性類的本有種子，受此**熏習**力量所影響，而增強長盛，便名為「**熏長**」。



九、由「**唯識**」的理論發展到「**識分說**」的思想

世親之後，**唯識說**占五至六世紀那爛陀學問的主流。當時論師輩出，不久即成為二派之對立。此即**德慧**(Gunamati)、**安慧**(Sthiramati，西元四七〇至五五〇)所代表的**無相唯識派**(Nirakiravijñānavadin)，與繼承**陳那**(Dignaga，西元四二〇至五〇〇)、**無性**(Asvabhava)系統的**有相唯識派**(Sakāravijñānavadin)。

前者著重於**勝義諦**的立場，而否定阿賴耶識究極的實在性，近於古說的立場。**安慧**，除對世親所作**唯識學說**或《俱舍論》等作闡述之外，並為《中論》寫註釋。其中以《三十頌釋論》為此派代表作最重要。前述**真諦**也屬於此一系統。對於此點，後者由理世俗立場而主張阿賴耶識的實有，解說八識或心的屬性的獨立性。

其大成者為護法(Dharmapala，西元五三〇至五六一)，他對於《三十頌》的註釋《成唯識論》，由其弟子戒賢(Śīlabhadra，西元五二九至六四五)之後——玄奘傳至中國，造成法相宗的基礎。此派所主張者為新說，即有部傾向之再現。自另一角度視之，則可說是瑜伽行派的歸結。護法以後，此派可能占了瑜伽行派的主流，據傳安慧的系統曾擴張教線於西印度。

- 無相唯識與有相唯識的識分說

- 無相唯識說 —— 難陀、安慧（二分說與一分說）

唯識古學：比較偏於保守的，注意保存世親學的原來精神，甚至連文字上盡量保持原貌。

1) 難陀創立八識生起各別均具有相與見的作用。

a)每一識生起時都有相與見兩種作用。

b)一是能取境的力用，一是識本身轉變成所取的境。

c)見與相固定在每一識之上。

能取＝見分，所取＝相分；

此二分中見分是識的自體，相分乃轉變出來的，不實在的假象。

i)相分＝虛假，屬遍計所執性。（分別是對向於非真實境）

ii)見分＝分別作用，屬於依他起性。

當認識到「相分」不實在時，就是圓成實性。

iii)相分是無實體的，見分也沒有實在的行相（心於境起了解的狀況＝見分）。

2) 安慧繼陳那三分說之後，融合無相唯識的古義，主張只有自證分的識體才是真實的「一分說」。這是一種復古的思想。

a) 相分 = 所取 𠄎

𠄎 — 不實在的，屬於遍計所執性。

b) 見分 = 能取 𠄎

c) 自證分才是實在的（有體性之義），屬於依他起性。

➤ 有相唯識說 —— 陳那、護法（三分說與四分說）

唯識今學：此派比較自由、進取，在不喪失無著、世親學說基本精神的範圍內，對其學說，大加發揮，甚至在文字上作出了一些改動，故相對於難陀的古學而稱為今學。

1) 陳那立三分說，而三分中各有自體。

a) 相分是有實體性的。

b) 見分也有其行相（心識的了解作用）。

c) 自證分即是心內的量果，量是自己了解自己，所以名為「自證」。

✧ 此自證分是相見二分的所依體。

✧ 要說明「記憶」此一現象的合理性，必須依賴自證分的原理來解釋。

d) 此三分均屬依他起性。

e) 所緣（境 = 相分）具備下列的條件：

✧ 有實體性，令能緣識（心），依托彼所緣境而生起。
（相分引起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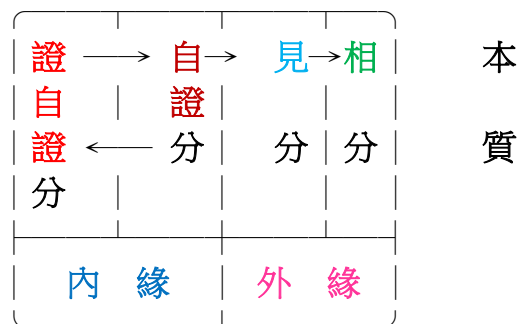
✧ 能緣識（心）生起時要帶有行相（即見分所得的行相是似相分的），此行相是從心中生起的；如鏡顯現出影子，這顯現影子的能力卻在於鏡子的本身。

✧ 這種所緣境（相分）是在心內的，是心的一部分（即心的相分）。

- 2) 護法為了論辨的完滿，更安立「**四分法**」：
- a) 構想對象的主觀是「**見分**」；
 - b) 其主觀的表象是「**相分**」；
 - c) 自己確知此**見分**功能的作用是「**自證分**」；
 - d) 重複此**自證分**而自己確知的作用是「**證自分**」。

將主觀所構成的對象，區別為只是表象之像的**相分**（＝影像）和「**本質**」（物的本質，亦即主觀內的實在對象）二種，並說**相分**是傾向本質而發生作用。

- a) 其理論基本上是依陳那的**三分說**之意義。
- b) **相分**、**見分**是一重關係（屬外）；
自證分及**證自證分**又是一重關係（屬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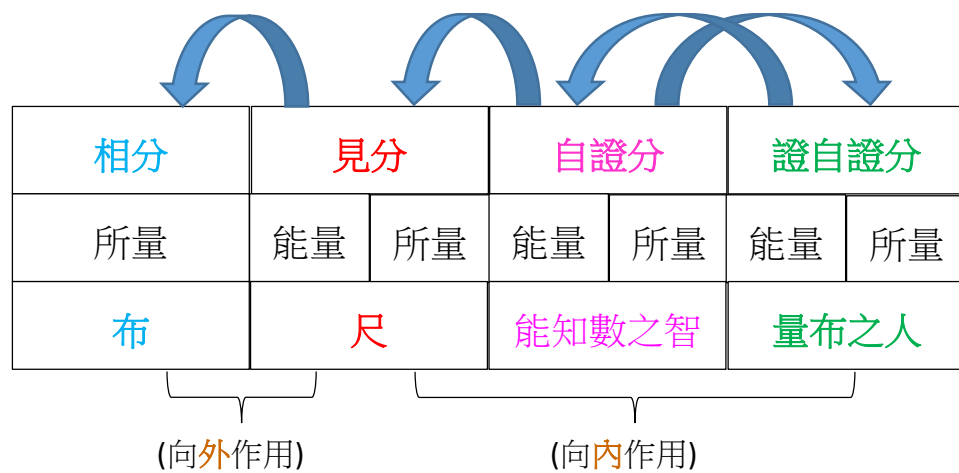


- 1) **見分****外緣**故通三量。（現量、比量、非量）
 - 2) **自證分**及**證自證分**是親證**所緣**境，故屬現量。
 - 3) **見分**不緣**自證分**，有非量故，內二分自緣時是自性分別故。
- c) 四分的比喻
- 1) **相分**喻為**布**
 - 2) **見分**喻為**尺**
 - 3) **自證分**喻為**所知的尺數**（相分之量果）
 - 4) **證自證分**喻為**知量度的正確**（見分之量果）
 - 5) **證知量度之正確不誤**，又不外以**尺量布**

6)依上例說明其關係：

- 布料顯現在心上就是相分（即影像），
- 見分則是衡量其長度、寬度的工具。
- 自證分的作用就是根據所量去覺知它有多長、多寬，
- 證自證分的作用就是認知這次的衡量正確與否。

如下圖：



十、註釋研究的發展

無着、世親所完成的瑜伽行派的學說，其後因許多學者的註釋研究而發展起來。世親，如其主要著作所顯示，對唯識說的理論問題最為關心，以後的瑜伽行派承繼此一傾向，因此唯識說被當作問題的中心。

種種教義書中，特別成為註釋學對象的是《唯識三十頌》。此書本來沒有註釋，據傳十大論師會為此書作註釋；但現在留存於世的，只有安慧和護法這兩位最有力學者的註釋書。

十大論師是：(一)親勝；(二)火辨；(三)德慧；(四)安慧；(五)難陀；
(六)淨月；(七)護法；(八)勝友；(九)最勝子；(十)智月。

諸學者之間，在細節的方面有異論；但限於**註釋學**，因此議論雖精密，但獨創性的發展不多。只在另一方面，有一明確的傾向形成一股勢力。即：強調**識的實有**。在以**空說**為立場的大乘佛教的旨趣上，**識的實有**，是不特意強調的；但在**世親**以後，或許是學派自覺提高的結果，在與其他學派（尤其是**中觀派**）的對抗上，**識的實有** — **瑜伽行派**獨有的組織 — 被強烈地意識到。

註釋學者中，最傑出的是**安慧**與**護法**，各自成立一學系。

◆ **安慧**（Sthiramati）活躍於五〇〇～五五〇年的時候，他聞持極廣，著述亦多：

- 於**法相**方面，曾將**無著**之集論與**師子覺**釋論，糅合為一；
又造《大乘廣五蘊論》以解釋**世親**《大乘五蘊論》。
- 於**唯識**方面，曾造《唯識三十頌釋》，為唯識古學之宗。

安慧的弟子有**月官**、**德慧**、**增滿**、**勝軍**等。

月官常在那爛陀寺與空宗大師辯論，**德慧**曾隨順**安慧**疏釋中論以破空宗**清辨**；**增滿**弟子**勝友**同時師事**護法**，兼傳**安慧**、**護法**兩家之學，亦疏釋三十頌。

安慧著書相當多，現存的如下：

- 1.《唯識三十頌釋》（梵文）（Trimṣīlkāvijñāpitbhāṣya）
- 2.《辨中邊論釋》（梵文）（Madhyāntavibhāgatīkā）
- 3.《大乘莊嚴經論釋》（西藏譯）
- 4.《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5.《大乘廣五蘊論》
- 6.《大乘中觀釋論》、7.《俱舍論實義疏》

他的學風似乎很保守，會因此而受到**護法**強烈的批判；他的學說主要由其學系的人傳於西藏。又被認為比較接近**安慧**系統的學者，有七世紀時候的**調伏天**（Vinītadeva），他也留下了許多著作（只有西藏譯）。

◆ **護法**（Dharmapāla），據說是**安慧**同時代的後輩，生存於五三〇～五六一年。他是非常優秀的人才，年紀輕輕就當上那爛陀大寺的學長，但據說英年早逝，死時才三十一歲。

護法的著作現存於世的有以下幾種，且都有漢譯。

- 1.《成唯識論》（對《唯識三十頌》的註釋）
- 2.《成唯識寶生論》（對《唯識二十論》的註釋）
- 3.《觀所緣論釋》 4.《大乘五蘊論釋》 5.《大乘廣百論釋論》

主要著作是《**成唯識論**》，古來在中國和日本，最常為人所閱讀。他是優秀的理論家，且有銳利的批判力；因此，其論鋒不只向着其他學派，而且也向着**瑜伽行派**內的諸論師；所以在學說上，作了不少更合理的解釋。

影響**護法**的先輩，有**無性**（Asyabhāva，五〇〇年左右？）；他著有《攝大乘論釋論》、《大乘莊嚴經論釋》（西藏譯）等。

護法的後繼者，有親光、勝友、最勝子、智月、戒賢、玄鑒、法稱七人。**親光**著《佛地經論》，為本宗談佛果之依據；**勝友**兼受業於**安慧**之弟子**增滿**；**最勝子**曾造瑜伽論釋，與**智月**同是十大論師之一。**戒賢**主持那爛陀寺，在**護法**歿後，**法稱**興起之前，為大乘**有宗**一大宗師。

玄奘（六〇〇～六六四年）西遊印度，受學於**戒賢**；因此**護法**的學說，由師事**戒賢**的中國留學僧**玄奘**傳入中國，且發展成為法相宗。**玄鑒**居士是**護法**晚年弟子，持有**護法**《唯識三十頌釋》草本，以授**玄奘**。**法稱**於**戒賢**死後始顯於世，曾為**陳那**之《集量論》作釋，反復詳略有七論，於是**唯識**與**因明**之間，別有所謂**量論**。

世親以後的**瑜伽行派**的學者中，個人地位崇高的，有**陳那**（Dignāga，域龍）。他被認為比**安慧**和**護法**更早，大概活躍於五世紀末的時候；他的弟子現今所知有**護法**、**自在軍**、**商羯羅主**三人。

護法是世親以後最偉大之**唯識學**者，是唯識十大論師之首；曾著《唯識三十頌釋》，將**無著**、世親後諸家的**不正義**及**不備義**悉予破斥，遂集**唯識學**之大成。**自在軍**，只知其為**法稱**之師。**商羯羅主**，傳**陳那**之**因明學**，著有《因明入正理論》。

陳那完成佛教的論理學（**因明**），是開創一學派的有名學者，但也著作有關**唯識說**的書。

與**唯識**有關的著作：

- 1.《觀所緣論》（《無相思塵論》）
- 2.《掌中論》（《解捲論》）
- 3.《取因假設論》
- 4.《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Prajñāpāramitāpiṇḍārtha）
- 5.《觀總相論頌》
- 6.《入瑜伽論》（西藏譯）

與**論理學**有關的著作：

- 1.《集量論》（西藏譯）
- 2.《因明正理門論》（Nyāyamukha）

他的與**唯識**有關的著作，大多是小論，其特徵是：對**阿賴耶識**等**瑜伽行派**的特殊學說，不甚關心，但在一般的識說（六識說）上，展開**唯識說**，且把它普遍化。所以他的**唯識說**，以認識成立論或知識批判論的形式，被採入後繼的**論理學**者的所說中，對**護法**和**無性**有某方面的影響。

陳那的論理學，被法稱（Dharmakīrti，六五〇年左右）更加精密化。他的著作幾乎都與論理學有關，被以後的印度學者認為是瑜伽行派的代表性學者。

著作：

1. Nyāyabindu 《論理學小論》
2. Pramāṇavārttika 《知識批判書》
3. Santānāntarasiddhi 《他人存在的論證》（西藏譯）
4. Saṃbandhaparīkṣā 《連續的考察》

此外，尚有若干。

他在論理學論知識的成立之際，根據陳那表明唯識說的觀念論見解。他認為具體的知識，是靠感覺加上分別（構想的思惟）而成立的；若只靠感覺，則知識就會顯得沒有內容，但推論的思惟作用也一起運作，確知與對象一致時，才成為正確的認識。不過，感覺把實在的對象帶給主觀。感覺的對象是剎那的，具特殊性，是有作用的事物，此為勝義有。

十一、論理學的發展

以部派佛教教理之批判為出發點的大乘佛教，最初其論法就頗為發達。龍樹的相對論法，對象為部派，以及婆羅門教學的哲學諸派。但是論爭也使婆羅門教學內的論理研究發達，以此為專門的正理派(Nyaya)乃告獨立。

在瑜伽行派方面，則《瑜伽師地論》將與《正理論》，或與約在迦膩色迦王時成立的《恰拉迦本集》、《方便心論》等一致的論理說，用因明(hetuvidya)加以闡述。

在**無著**的《阿毘達磨集論·議論品》內，則應用**正理派**所立論證之五分作法(宗、因、喻、合、結)；在《順中論》中，則反駁**數論派**的因三相說。

世親的《如實論》或《釋軌論》等，對於**論理學**的發達也有貢獻良多。

繼承其後，確立佛教**論理學**的是**陳那**(前出，五世紀後半)。他著有《集量論》(Pramanasamuccaya)、《因明正理門論》等書。他主張**量**(認識根據)，限於**現量**(直接知覺)與**比量**(推論)二種。又將向來的五分作法代之以**宗**(主張命題)、**因**(理由概念)、**喻**(實例)，而確立三支作法。更依九句因，而確立了因的三相(理由概念的周延關係)。他的學說名為**新因明**，以之別於古因明。

陳那的**論理學**也影響於**正理派**，六世紀後半烏得越多加羅即曾採用因的三相說。其後，**正理派**與佛教在**論理學**上的論爭與相互影響，延續到九世紀方止。

陳那以後，**商羯羅主**(Sankarasvamin)著《因明入正理論》。在七世紀中葉出現的**法稱**(Dharmakirti)又作《正理一滴論》(Nyayabindu)、《釋量論》(Pramanavarttika)等。後者後來著有很多註釋書，並曾被廣泛研究。他的推論立有「根據因」與「經結果來判斷」兩種。這些人都屬於**有相唯識派**。該派的**論理學**之所以盛行，**清辨**的挑戰曾給予相當大的刺激，是可以想像的。

參考書籍：

- 1) 佛學論書選集卷四 呂澂著
- 2) 印度的佛教 水野弘元等著 許洋主譯
- 3) 印度大乘佛教哲學史 李世傑著
- 4) 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順法師著
- 5) 中觀與瑜伽 釋惠敏著
- 6) 唯識思想入門 橫山紘一著 許洋主譯
- 7) 唯識思想入門 上田義文著 慧觀等譯
- 8) 唯識思想入門 如覺法師編著
- 9) 《解深密經》導讀 趙國森博士著
- 10) 大乘佛教思想 上田義文著 陳一標譯
- 11) 攝論學派研究 聖凱法師著
- 12) 佛教思想發展史論 楊惠南著
- 13) 印度佛教史概說 高崎直道等著 釋達和譯